

与首都同名：一所小学的70年

“建校于1949年的北京小学，与新中国同龄，也是唯一一所“北京”命名的小学。牵动几代人记忆的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，也曾在北京小学采风拍摄



▲ 1965年，北京小学教师们与二(2)班学生合影。北京小学供图

本报记者赵琬微、乌梦达

在距离天安门3.5公里的地方，有一所与共和国同龄的学校。建校于1949年的北京小学，是唯一一所“北京”命名的小学。牵动几代人记忆的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，也曾在北京小学采风拍摄。

如今，这所小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10个分校、丰富文化内涵的教育集团。70年来，这所与祖国发展同呼吸、共命运的学校，向一代代少年儿童传递“脚踏实地做事、顶天立地做人”的箴言。

在校本部，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校舍，已略显陈旧，一进门映入眼帘的“血色长城”浮雕，将人们带到那个革命年代……

在祖国的庇护下茁壮成长

蓝天高，硝烟散，五星红旗插云端。告别黄河太行，远离哺育我的家乡。集合在可爱的学校，希望的摇篮。为了建设新中国，学习，劳动，锻炼！北京小学，北京小学，你和新中国一起诞生，你和伟大首都同名，多么幸福，多么自豪，多么光荣！

这首名为《希望的摇篮》的老校歌，记述了北京小学的革命基因。

“北京小学第一任校长张廉云，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女儿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一些干部的女儿从革命老区进入北京。这些子女年龄从四五岁到20多岁都有，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。”北京小学校长李明新说。当时人们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，许多干部还要北上南下，无暇照顾子女。北京市委、市政府成立了一所公立寄宿制小学——北京小学。所有师生都寄宿在学校，支持学生的父母投身新北京和新中国的建设。

1981年在北京小学任教的音乐老师朱晓茹当时参与这首校歌的创作，今年74岁的她回忆起创作经历，依旧感到心潮澎湃：“在创作时，我们抓住两个关键词，与新中国同龄，与首都北京同名。”

“1954年10月1日国庆的时候，我参加了天安门庆典，我站在天安门两侧，是一名光荣的护旗手。游行队伍走过后，我们呼喊着，奔跑着冲向金水桥，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招手，我们感到非常激动。”在不久前参加北京小学“国旗下的讲话”活动时，她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与创作老校歌

的感慨。

她向台下整齐列队聆听的千余名学生说：“延安保育院的孩子没有我们这么幸福，我们的老校长伍真同志曾经和警卫员、炊事员一起把孩子放在箩筐里，马背上跟着队伍前进，有的战士为了保护孩子还付出了生命。”她说，这首歌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来自各地的孩子们如同兄弟姐妹一般，团结在党的身边。

“学校里有一个涌泉池，有涌泉相报的意思。寓意回报父母、回报社会、回报祖国。”18岁的王蔓卿曾在这里度过童年时光，她说，参加升旗仪式是每个星期最为庄重、严肃的时刻，国旗下讲话的每个细节都充满仪式感，让她对国旗、国歌始终有敬畏的感觉，并坚信每一代青年人都要不忘历史，始终胸怀祖国，坚守信仰。

至今，北京小学每周一的升旗仪式，都有出旗、团、队旗的特别仪式，都有面向国旗的全体宣誓，都有青年党员教师的国旗下讲话。坚守初心，红色教育，扎根在北京小学学生的心中。

在园丁的栽培下巨木成林

北京小学的前身虽然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小学，但实际上，在这里上学的不仅有干部子弟，还有附近槐柏树街、下斜街、胜利巷等胡同居民的子女。“家长的差异很大，从市领导的子女到普通劳动者的子女都有。”在学校工作30多年

的老教师姜云回忆，学校对两类孩子也是一视同仁，从未有过分班或者区别对待。当时整个社会条件都很艰苦，孩子们住校以后，也看不出什么区别。

有一个男孩子，他在学校读书时与同学凑钱买了一个足球。放学后就飞速冲出教室，到操场上占球门。这个孩子叫张路，后来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足球评论员。他回忆踢球带给他的快乐时光：“1963年成立了校队，我是守门员，与附近的牛街小学、下斜街小学踢了两场比赛。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学校的张老师对我说，先农坛体育学校招人，你要不要去？我就去练了田径，后来改练足球，从此就走上了足球道路。”

小时候“抢球门”的经历，给他带来了启发。2015年，张路指导创制了“5人制小足球”，让一个大操场可以同时容纳120个人练球，破解了校园场地不足的问题。通过自己的母校北京小学试点，这项“5人制小足球”推广到全北京市116所学校，3万名孩子参加。“足球教育应该是一种全员教育，为广大孩子服务。”张路说。

毕业几十年，张路依然与母校师生保持着联系。他始终觉得，这里很朴实、沉稳、宽厚的气氛，带给他快乐的童年和始终向上的力量。“我喜欢这里没有浮躁之气，没有处处拔尖的感觉。”他说，现在有不少名校和家长，对教育持有“精英”观念，什么都要拔尖热闹，而北京小学比较平和。

面向全员而非“尖子”的教育，是北京小学多年来的坚守。

“做最好的自己”，是北京小学近年来对学生提出的成长目标。北京小学副校长刘希玲说，这也体现在学校给予的最高荣誉“年度荣誉奖”上，分为文学艺术、体育竞赛、科学创造、自主钻研、劳动与公益等不同方面，不仅是学业成绩，学生在任何一个方面追求卓越都会受到隆重褒奖。

毕业生张正宸回忆，自己从小热爱钢琴，但小时候没有走专业院校的道路。“在北京小学读书的时候，学校组织参加红军长征70周年大型晚会演出，排练时候很辛苦，老师教育我们要坚持，才能收获舞台上的辉煌。”他说。无论学业多忙，他都没有放弃练琴，后来终于走上专业道路，现在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。

让每个孩子得到全面发展，是教育者的追求。一位舞蹈团成员回忆，小的时候，因为没当领舞，没精打采。老师耐心地解释每一个位置的重要性，要认真对待每个角色。后来通过公平竞争，她成了领舞，这个经历彻底改变了她。“还在懵懂中的我们，会有很多迷惑，很多错误。老师的细心呵护，保我们平安成长。感谢有这样的老师，这样的校园。”她说。

在对教育进步的信仰中前进

有一位中年人，每天早上6点多在学校的办公室吊嗓子。他的同事说，也许是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师生什么叫“坚持”。经过若干年的努力，他已经成为“炉火纯青”的票友。这个人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30多年的校长李明新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李明新来到北京小学实习，担任语文老师、班主任。“当时北京小学只有20多个班，教学楼主要是二层的工字楼。随着国家的繁荣发展，学校也不断发展壮大，教育理念、课程资源、教师素质也完全今非昔比。”他说，现在学校有69个教学班。不仅有本部，还有多个校区、并在西城区率先成立了教育集团，在北京多个区，还有贵阳共建了10个分校。

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，教师从过去的“经验型”变为“研究型”。不再照着课本简单地传授知识，而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。在学校管理方面，形成了“自主型、民主型、学术型”的管理文化。近年来，学校、家庭已经成为教育协同发展的“联合体”，家长对教育的参与度越来越高，对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近年来，北京小学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，成为名校集团办学的标杆之一。2011年后，在北京西城、房山、大兴、通州、丰台多所分校传播学校的教育思想、管理理念与办学经验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。

“用均衡方式实现教育公平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机会公平上，更应该重视过程的公平。”李明新说，公办学校的集团办学从新生事物发展到今天，已经被越来越多实践所认可。名校办分校不是“浓茶变淡茶”，而是通过搭建机制平台，向更多学校不断添加“新茶”，让集团成员校成为“多味茶”。相信教育会不断进步，高质量的均衡一定会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真正欢迎。北京小学的发展正是祖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燕尾龙舟枕头粽，别样溆浦“双端午”

本报记者周勉、白田田

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怀化市溆浦县，有着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端午习俗——“双端午”：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传统端午节在这里被称为“小端午”，而十天后的五月十五，则是溆浦人更为看重的“大端午”。

在这十天里，溆浦人也吃粽子、划龙舟，但都体现出一个“大”字：粽子形如枕头，一个顶十个。龙舟身长超过20米，桨手至少44人。为何如此？因为这饱含着溆浦人对爱国诗人屈原更深的情义。

“入溆浦余僵仆兮，迷不知吾所如。”2000多年前，屈原曾在溆浦生活游历数年之久，并在此创作了《涉江》等名篇，当地民间传说屈原在汨罗投江自沉的噩耗是在十天后传到溆浦，因此人们将农历五月十五定为“大端午”。

抗英名将郑国鸿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向警予、《辞海》第一任主编舒新城、历史学家向达等都是溆浦人。当地人相信，这是受了屈原文化的影响。因此在县城里，不仅有屈原庙、涉江楼、橘颂阁和怀屈楼，还有屈原文化广场、屈原学校、屈原大道。

今年6月16日，来自溆浦本地的48条龙舟汇集在大江口镇的沅江江面，参加第二届“大端午龙舟文化节”。“巨龙”游弋，竟让数百米宽的沅水，显得有些拥挤。

大江口镇地处沅水和澧水交汇处，如遇大雨，便会看到“沉渣泛起”的美景。江边古镇青瓦相连，上百幢吊脚楼古韵犹存，屈原求索溆浦，就是从这里进入。镇上百姓十分尊重屈原，称之为大士，这是只有神仙才能在湘西地区享有的名号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这里的大龙舟并无龙首，船尾高高翘起并岔开两支，几十名以自然村落或同姓宗族为单位的桨手或坐或站或卧，分布在龙舟的不同位置。已故中国屈原学会常



▲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传统龙船赛。新华社发(薛宇桐摄)

务理事禹经安先生是溆浦人，他曾向记者详解过这种大龙舟最标准的分布：除了40多名坐着的桨手外，船头有数名头旗手和舵手，中间有一名鼓手、一名锣手、一名唢呐手和一名腰旗手，后面高高翘起的尾巴上，还站有两名舵手。传说中，人们着急赶往汨罗江，希望能第一时间找到屈原的遗体，这是溆浦龙舟没有龙头的原因。后面岔开两支也是寓意燕尾，希望能划得比燕子还快。这些都表达了当地人对屈原的深情。

龙舟既是船，更是舞台。伴随着震耳欲聋、激情四溢的号子声，头旗手和腰旗手以最大幅度摆动身体，用夸张的姿态摇旗呐喊。舵手则表演倒立等高难度动作。两名舵手里，也会有一名“以桨为舞”的舵手在原地不停扭动跳跃。这种质朴粗犷、将表演与竞技结合的方式，极大

地调动起了岸边数千观众的情绪。

“宁荒一亩田，不输划龙舟”。600米长的赛道，龙船逆流而上，速度最快的用时不到3分钟便可划完。最终，来自大江口镇莲花村的“莲花1号”获得了竞速赛冠军。“莲花1号”领队胡连能说，“双端午”期间，在外打工的村民即使要付出来回数千元路费，放弃每天数百元的收入，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回来。参与人数之多、热情之高，使得有的村甚至能组出9支队伍。

“过去，民间自发组织的龙舟赛难免会强斗狠起冲突，从去年政府接手组织后，通过增加奖项设置等方式，引导大家在积极参与的同时，摒除过于彪悍的色彩。”溆浦县文联主席张昌竹说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溆浦县正处于脱贫攻坚的“决胜期”，“龙船精神”也有了新的时代意义。这项在溆浦有着千年传统、每个乡村都极其重视

的竞技运动，精神实质其实与脱贫攻坚一脉相承，那就是“团结拼搏、力争上游”。

今年，湖南省级贫困村虎皮溪村龙舟队第一次参赛，就获得了第14名的好成绩。42岁的任中军是虎皮溪村龙舟队的“头人”。他说，大家提前十天就开始备战，每天在龙船上除了练习，还会互相交流在外打工时的感受、讨论虎皮溪村未来的发展方向，也希望将划龙舟的劲头投入到家乡建设中。

除了划大龙舟，吃大粽子——枕头粽也是溆浦“双端午”的一大特色。这里的粽子包得跟古时的长条枕头那般大小。有人说，这是人们希望用大粽子喂饱水里的鱼虾，好让它们不去损坏屈原沉入江中的身躯。

从“小端午”到“大端午”的十天里，溆浦县家家户户都会保证枕头粽“不断供”，尤其是“大端午”这天，出门划龙舟的人会特意带上一两个作为干粮。

包枕头粽的程序并不复杂，将碱水、酱油以及秘制香料倒入糯米和匀，铺到本地竹叶和笋叶上，把切成条状的腊肉和鲜肉的混合馅料码好，再盖一层糯米，最后封口扎紧。“力气小的女人包不好枕头粽。”莲花村52岁的农妇田梅芳是包枕头粽的好手。她说，一个完美的枕头粽至少需要6根粽绳牢牢捆绑，对手脚是个考验。食用之前，需要蒸煮起码12个小时，粽子的香气才能淋漓尽致地释放。一颗粽子5两米2两肉，切断装盘，可供至少四人食用。

田梅芳每年卖出的枕头粽能为自己换来两万元的纯收入。最好卖时，一天挑一担出门，不到一小时就售罄。2000斤糯米，500斤腊肉和鲜肉在“双端午”前后二十多天就消耗一空。卢峰香草地，澧水橘花天。这里的山水草木，始终浸淫着楚风骚韵。每当龙船敲响，粽子飘香，延续千年的“双端午”与深深的屈子情，已然成为在外打拼的溆浦人浓浓的乡愁。

扁豆

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。从西北昆仑之巔逶迤而来的黄河，清咸丰五年(公元1855年)在兰州东坝头改道，向北流入渤海，留下了从河南兰考、民权到江苏徐州、淮阴一线738公里的黄河故道。

黄河故道的南岸，绵延横亘着被誉为“水上长城”的黄河故堤。故堤平均高出堤外15米，是一处名副其实的“悬河”。堤外是万亩良田，种植着小麦、玉米、棉花、花生、大豆等农作物，还有一片片的果园，道路阡陌，绿树成行，花红果香，林茂粮丰，一派田园风光。故道北岸则是三万多亩用来防风护沙的甘林带。

河南民权县城在故堤南岸，距故道8公里左右。黄河故道及中甘林带，成了民权人的后花园，在烈日炎炎的夏天，清清的河水边、遮天蔽日的树荫下，应该是理想的好去处。

午后，日头的灼热还没有完全消退，便急不可耐地跨出家门。

从县城的绿洲路一直向北，便可到达黄河故道。

风沙、干旱、盐碱是故乡烙在心底最深刻的记忆，没想到在这片沙土地上，还有一条大河在汨汨流淌。

黄河故道的水质很好，始终保持在二类以上。由于夏季雨水充沛，河水带着少许泥沙，清澈中有混浊，仿佛在证明它黄河之水的身份。

从黄河故道的南岸向西行驶。岸边青草萋萋，一群白羊在忙碌地啃食着青草，放羊的老汉坐在水边，腿放进河里，撩水洗着。

向西行驶三四公里，在马路的尽头，看到有座通向北岸的桥，桥边还有个卖桃的小摊，于是下车，开始此行的田间漫步。

卖桃的是对母女，母亲四五十岁，女孩二十多岁。母亲见我过来，没有忙着叫卖，而是真心实意地让我挑，说脆桃、甜桃都有，喜欢吃什么拿什么。躺在床上的女孩见我用手机对她拍照，害羞地把脸躲进床帘后面。

路对面是她们的桃园，有六十多亩，跟着卖桃的母亲进入桃园。树上的桃子大小不一。甜桃大部分已经成熟，呈紫红色，但个头较小。脆桃个头大，青中带红，这两天才刚刚成熟。

桃园里密不透风，闷热，很快就满头大汗。桃树下有很多落果，不少还完好无损，丢弃实在可惜，便捡了起来。

她们说这是摘桃时碰掉的，没长熟，不太甜，平时就把这些落果和被鸟啄过的桃子送给买桃的人。

拿着一个青青的落果，下到河边，用浑浑的河水洗去上面的绒毛，轻轻咬上一口，脆甜。

卖桃的母亲到桃园继续摘桃，我和小姑娘惬意地躺在铺在两侧的床帘上。舒口气，闭上眼，听树叶哗哗作响，微风袭来，床帘晃动着，像母亲的手在轻轻推动摇篮。不知不觉中，很快进入梦乡。

黄河故道的风，可以治愈失眠，可以疗伤，可以清空世间所有的功名利禄、荣辱得失，让人拥有片刻的回归。

这两天家中有事，姊妹们都要回来，要了三十斤桃子做招待。桃子三元一斤，桃园的母亲一直解释为什么比市场价贵。母女俩的质朴与善良，有些久违的感觉。

桥下，三两个老人在钓鱼。问他们收获怎样，他们笑着说不错。走过去，看桶里什么也没有。一位老人把鱼钩拉上来，只钩上来一棵草。老人说：这几天水流急，总是钓着草。

其实他们钓的不是鱼，而是快乐。

走到桥上，看西边的落日，还有看似平静却湍急的河水。蓝蓝的天，大片的云彩，在云层时隐时现的夕阳，两岸茂盛的芦苇和青草，全倒映在河水中，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。有些得意，用手机也能拍出大片的感受。

黄河故道的北岸，是茂密的树林和刚刚收割之后的麦田。在广袤的田野间，有些正在播种的老人和妇女。

一行行麦茬之间，长出了嫩绿的玉米苗和开了黄花的花生。一对有七八十岁、满头白发的老人，一人锄地、一人放种子，配合默契地补种着什么。想过去帮忙，他们笑了，说正巧种子点完了，准备回家。

不远处有位老人在补种花生。他用的农具先进一点，是个独轮的小楼，前面一个小轮子，后面是一个齿的犁把，上面有个漏斗。向前推一下，向漏斗里放两三颗花生，反反复复，动作连贯、娴熟。

没见过这种农具，很好奇，想试试，老人却教怎么摆姿势。我笑了，说：不仅仅是为了拍照，是真要干活。他开朗地说：本来也是忙完了，不用点了，再找一垄让你试试。在老人的指点下，很快掌握了要领。他说这农具也落后了，有种农具不用自己点，推过去就直接种上了。

田间的大葱长得郁郁葱葱，一位老妇人背着药桶打药。橘树苗圃地里，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用锄头除草。泡桐圃地里，两个三四十岁的女子在补种红薯秧，一位男子收拾着塑料管子准备浇地。一片西瓜地里，西瓜秧长了一米多长，但还没有开花，更看不到小小的西瓜蛋儿。

在一棵大泡桐树旁边，有几间临时房屋，院子里堆满了刚收割的大蒜。泡桐树下，一群小鸡在麦茬间欢快地觅食。这时它们可有的吃，落在地上的麦粒是它们吃不完的美食。

麦罢的黄土依然生机勃勃。

一两公里之外有个村庄。在绿树的掩映下，村里的房屋显得宁静、祥和。村里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，发出橘红色的光，温暖如昔。通往村庄的水泥路笔直、整洁，道路两旁栽着梧桐树，树间种着各种花草，开着各色小花，花草间有许多五彩斑斓的蝴蝶在翩跹起舞。这，也许就是梦里故乡。